

非常经典

凝聚心灵深处文字的力量，绽放永开不败的墨香之花。
名著让我们在岁月的经纬中，将永恒不变的主题继续书写。

卡拉马佐夫兄弟 (五)



[俄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卡拉马佐夫兄弟(五)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卡拉马佐夫兄弟(五)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 19 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 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

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切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目 录

第四部

第三卷 错判的案子	3
第一节 致命的一天	3
第二节 危险的证人	18
第三节 医生鉴定和胡桃一磅	40
第四节 幸福对米卡微笑	53
第五节 突如其来的灾难	75
第六节 检察官的演说	98
第七节 历史的观察	121
第八节 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研究	132
第九节 种种心理分析	154

第十节	律师的演说·····	181
第十一节	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191
第十二节	也没有谋杀·····	205
第十三节	海淫海盗的论客·····	223
第十四节	乡下人不为所动·····	241

尾 声

第一节	营救米卡的计划·····	259
第二节	谎话一时成为真实·····	272
第三节	伊留利的殡葬石头旁边的演讲词·····	290

第四部

第三卷 错判的案子

第一节 致命的一天

在我上文所述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十点，我们的区法院开庭审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一案。

我要预先郑重地声明：我并不认为自己能把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传达得十分完满，甚至也无法传达得很有条理。我总觉得假使全都记述下来，再加上必要的解释，那要写整整一本书，甚至是一大部书。因此请大家不要责备我只介绍使我本人吃惊，并且特别牢牢记住的一切。我也许会把次要的当作了首要，甚至会把最必要的



显著特点完全忽略了。……但是我看大可不必道歉。我将尽我所能的做去，读者自己会明白我只能做我所能做的。

首先，在我们走进法庭大厅以前，我要提一提这一天使我特别惊异的那些事情。惊异的并不单只我一人，以后发觉，原来大家都十分惊异。大家知道，这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大家都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开庭，我们当地的社会里有许多人谈论、惊叹和幻想了整整两个月。大家也知道这案子在全俄出了名，但是到底不曾想到它会使所有的每一个人震惊到如此深重、如此激动的程度，而且不仅是我们这里的人，还包括各处的人，像在这一天的法庭上所表现出的那样。在这一天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里不但有从本省省城来的，还有从俄国其他城市来的，也有从莫斯科和彼得堡来的。来了一些律师，甚至来了几个要人，还有贵夫人。旁听券全部发完。甚至非同寻常



地把法官坐的桌子后面那块地方腾了出来给特别体面高贵的男宾们坐。在那里出现了整排的安乐椅，坐着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这种情形是以前我们这里从来不许有的。妇女特别多：有本城的，有外来的，我想至少占全体旁听者的半数。单单从各处赶来的律师就多得不知道往哪里安插，因为所有的旁听券都已发完，被人硬讨软求地要光了。我亲自看见在大厅的头上，讲台后面，临时匆忙地安了一个特别的栅栏，把所有赶来的律师放了进去，而他们还认为能站在那里听也是幸运的事，——因为为了多腾些地方出来，预先把椅子从这栅栏里完全挪走了，于是聚在里面的一堆人就挤成了紧紧一团，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里听完这件“案子”。有些太太，特别是外地来的，打扮得特别讲究地出现在大厅的楼座上，但是大多数的太太简直都顾不得服饰了。在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歇斯底里的、贪婪的，甚至病态的好奇心。在所有聚在大厅



里的社会人士中间,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必须加以指出的,那就是后来从许多方面可以证明,几乎全体妇女,至少是绝大多数的人都站在米卡的一边,希望他能被判无罪。这也许主要的是因为他享有善于征服女人的心的名声之故。大家知道将有两位女情敌出现。其中的一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已经流传了许多关于她的不平凡的事情,说她如何热爱米卡,甚至尽管他犯了罪也在所不顾,还流传了许多奇怪的故事。特别提到她的骄傲,——她差不多没有拜访过我们城里的任何人家,——她的“贵族亲友关系”。有人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她跟罪人一起上流放的地方去,在矿井下面成婚。大家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等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情敌——格鲁申卡在法庭上出现。大家带着无法忍耐的好奇心等候两个情敌在法庭前相遇,——一个是贵族派的、骄傲的女郎,一个是“高等娼妓”。但是我

们的太太们对于格鲁申卡还比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熟悉些。这个“害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不幸的女人的女人”，我们的太太们以前就曾见过，而且几乎异口同声地全感到惊讶，为什么这样一个“极平常的，甚至完全不漂亮的俄国市井妇女”会使父子两个热恋到如此程度。一句话，议论是很多的。我确切地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卡甚至还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家庭口角。许多太太因为对于这件可怕案件见解的不同，和她们的丈夫激烈地吵了起来，不消说，这样一来所有这些太太的丈夫来到法院大厅的时候，不但对于被告没友好感，甚至还切齿痛恨他。总之，可以肯定地说，正和妇女们相反，所有男性旁听者都是怀着反对被告的情绪的。看得到一些严肃而皱眉蹙额的脸，有些还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大多数人是如此。这里面有不少人，米卡自到我们城里以来都已亲身得罪过，这也是实际情况。自然，旁听者中间有些人甚



至很快乐,对于米卡的命运根本不关心,但对于这桩在审理中的案件本身却并不如此。大家都注意它的结果,大多数的男子迫切希望罪人得到惩罚,也许只除了那些律师以外,——他们所关心的倒并不是案件的道德方面的因素,而是关心所谓现代法律精神。使大家骚动的是著名的费丘科维奇的光临。他的才能已经到处闻名。他到外省辩护大刑事案件也不是初次了。经他所辩护过的这一类案件永远是闻名全俄,使大家长久牢记不忘。还有几个笑话是关于我们的检察官和法院首席法官的。大家说我们的检察官一想到他要碰到费丘科维奇就浑身打战,说他们是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一行时就已结下的旧仇人。我们的极其自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的时候起,就认为自己总是受到别人的委屈,因为他的才能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现在他正振作起全副精神来对付卡拉马佐夫的案子,甚至满心想藉这桩案子重